



在一个对爱情祛魅的时代,还能有深深打动我们的情书吗?

答案是肯定的,而且不需要华丽辞藻和浪漫抒情。在爱尔兰作家科拉姆·麦卡恩的小说《姐妹》中,我读到了一个卑微的小人物迈克尔从狱中写给女友的一封信:

“谢昂娜,我不介意和你一起死在沙漠里。我们俩可以一起舔岩石上的露水,然后躺在太阳底下,直直地看着它,直到它把我们弄瞎。我们可以挖两个洞,把屎撒在里面。”这些想象不但谈不上美,甚至有点骇人与粗俗。这会是打动人的情书吗?

但接下来,迈克尔通过这样的细节,把彼此的生命连接在一起,用身体建立了一个最小的共同体:“然后用塑料布把洞盖住。塑料布的中央放一块石头。太阳可以帮忙蒸馏,水汽都跑到了塑料布上,又顺着它流到中央,滴到一个锡罐里,就成了水。这样经过一天,我们就可以互相喝对方身体里的水了。最后就等着秃鹰从热气流里冲下来吧。”

没有任何修饰的叙述,包含的却是相濡以沫、生死与共的深情。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一往情深”,所以当谢昂娜说“我们老了”时,迈克尔心中的她,却永远年轻,而他也因为爱人的年轻而永葆青春:“女人的年龄在心里。”他吃吃地笑着说,“男人就跟他喜欢的女人一般大。”深情超越了衰老与死亡,在这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给我们最后的安心。

小说以“姐妹”为题,另有一条姐妹情的主线。谢昂娜的姐姐布里吉德因母亲去世患上了严重的厌食症,

## ●如是我读

# 呼喊与细语

周春梅

并伴有自残行为。谢昂娜目睹了这一切,却袖手旁观。我猜测她自己也在某种深深的迷失中,因此对姐姐的悲剧无能为力。但她一直心怀内疚,多年后,她因某种神秘的联系而感应到姐姐病重,于是在迈克尔的帮助下寻找姐姐,想好好照顾姐姐,伴她走完最后一程。她在一个遥远的修道院见到了形容枯槁、奄奄一息的姐姐。隔着那么漫长的岁月,隔着海洋一样宽广的沉默与疏离,她怎么样能稍稍走近姐姐呢?

小说中又出现了一个朴素到令我震惊的细节:“我又挪到床尾去。她的脚已经发青了。我开始慢慢搓揉它们。我想看看她的脚能告诉我一些什么。按摩了一会儿,我觉得我看到她歪过头来笑了一下,可是又不是很确定。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竟然想把她的脚放进嘴里。这似乎很暧昧,可是我就想这么干,也不怕被别人误会。”

当我们困于那些形而上的思考,或者为如何组织语言而发愁时,我们应当庆幸,人类还有这样一具脆弱的肉身,让我们可以通过肢体的接触,哪怕只是两个指头相触,感受到最温暖的连接——这连接,远胜于一切言辞的抚慰。

小说中,谢昂娜按摩着姐姐已经发青的脚,这似乎让之前一直没有什

么反应的姐姐“笑了”。接下来的句子可以说是神来之笔:“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竟然想把她的脚放进嘴里!”此处的妹妹,像是一位慈爱的母亲甚至老祖母,想把婴儿柔嫩的脚丫含在嘴里,轻轻摇晃,用温暖和湿润的触觉,唤回姐姐已经飘远的灵魂。而在这样的揉搓和想象中,妹妹心中似乎逝去已久的情感也鲜活起来,她期盼着姐姐康复,而她自己,也可以和迈克尔重拾旧日美好。

写到这里,久坐的我,腿也有点发麻,眼睛也有点发花。于是我用手指揉搓腿部,闭眼休息一会儿。思绪却飘到了远方的故乡,挂念起依然终日劳作的父母——此时此刻,久未归家的我如此愧疚,只想坐在他们身边,揉揉他们粗糙皴裂的脚。

借用瑞典导演伯格曼的电影名《呼喊与细语》——我们的身体里,藏着如此多的“呼喊与细语”,等待我们倾听。

## ●格言画

杨树山画



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老子

中式美食搭配。本书将带领对精酿啤酒感兴趣的读者走进一个全新的风味世界。

●[阿根廷]阿古斯蒂娜·巴斯特利卡著《十九只爪子和一只黑鸟》(朱金玉译)

巴斯特利卡用黑色幽默的方式描述家庭关系的异化。这样的黑色幽默,与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息息相关。她的切入点很小、很日常,却又带着隐隐的不安。这些故事并非仅仅停留于表面。她笔锋一转,揭开了人性深处的恐惧。

文作品,由于文笔优美,风格独特,出版后大受欢迎。可以说,这是孙犁作品的第一次大规模集结,也是他极为看重的一本书。孙犁曾说:“此集虽系创作,从中可以看到:1940年到1948年间,我的经历,我的工作,我的身影,我的心情。实是一本自传的书。”

新时期以后,重返文坛的孙犁,文风由“清荷”转为“淡菊”,作品中融入了冷峻和深刻。先后出版了《晚华集》《秀露集》等10部作品集,合称为“耕堂劫后十种”。

2002年,一代文学大师孙犁溘然长逝。这位“荷花淀派”的开山巨匠,留给后代数百万字的优秀作品。



“孙犁与书”系列之五

## 明代卫所遗存地名

谭汝为



卫所,是明朝设立的带有军事性质的地理单位。洪武年间,明廷在全国各军事要地设立军卫,分“卫”“所”两级建制——5600人为卫,1120人为千户所,112人为百户所。官兵以家庭为单位居于卫所,实行世袭制。明太祖朱元璋对这种“寓兵于农”的制度很是得意,曾自矜曰:“吾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永乐年间全国有493个卫,359个千户所。随着卫所军户人口的繁衍,从明代中期开始,其军事色彩逐渐消退。到清雍正年间改革行政区划时,卫所制度被彻底废除。但改设为府、厅、州、县的一些卫所,其地名则留下了当年的历史痕迹。

《明史·地理志》记载了一些都司卫所的名称。例如在今辽宁境内的沈阳中卫(今沈阳)、铁岭卫(今铁岭)、宁远卫(今兴城)、广宁中后所(今绥中)、抚顺所(今抚顺);在今宁夏(时属陕西)的宁夏中卫(今中卫)、灵武所(今灵武);在今青海境内的西宁卫(今西宁)、归德所(今贵德),等等。

今青海省会西宁市就源于卫所。明洪武六年(1373),设西宁卫,取义为“西陲安宁”,辖地甚广。清雍正二年(1724),西宁卫改设西宁府,首县为西宁县,到民国三十四年(1945)撤销西宁县,设立西宁市。

在明代,宁夏是军事重镇之一,驻军达7万余人,仅宁夏平原就有156个驻军堡寨。按今行政区划,宁夏南部设固原镇,北部则为宁夏镇,在“九边重镇”里,宁夏独占其二。其中的宁夏镇下辖七卫(宁夏卫、宁夏前卫、宁夏左屯卫、宁夏右屯卫、宁夏中屯卫、宁夏后卫与宁夏中卫)。至清雍正年间,大部分卫所或废弃或改名,唯独宁夏中卫改制成县,直称“中卫县”,地名留存至今。

辽宁抚顺在明朝是“千户所”。洪武十七年(1384),明军建抚顺城,隶属辽东都指挥使司沈阳中卫。抚顺虽小,但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它是当时辽东城(辽阳)以东的边防重镇,是明朝与女真“建州三卫”往来的要冲。在明朝辽东都指挥使司下辖的25卫里,不乏后来成为城市的例子,如海州卫就是今海城市。

大同市左云县位于山西省北部,与内蒙古毗邻。明代将大同北卫与川云右卫合并,置左川云卫。清代先置左云卫,后设左云县。大同市阳高县,西汉置高柳县,明洪武年间置阳和卫,明宣德年间迁高山卫来此。清初改为阳高卫,后设阳高县。山西省朔州市右玉县,明永乐年间将玉林卫并入右卫,改称右玉林卫。清初更名右玉卫,后设右玉县。

始建于明洪武年间的万全右卫城,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万全区,因战略地位重要,得名“万全”。万全右卫城作为外长城的重要节点,是抵御外敌、保卫京师的前哨阵地,也是明代长城军防体系的重要一环。随着边关战事缓和,商贸活动兴起,遂使此处逐渐发展为繁华的商贸中心,呈现出干戈化玉帛的民族融合气象。

## 微书评

商皓

### ●易彬著《幻想底尽头:穆旦传》

穆旦被视为中文现代诗歌第一人,一生留下的诗作仅不到160首。他翻译的普希金、雪莱、拜伦、奥登等人的作品,深深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本书借助翔实的文献,记述了他在风云变幻的时代中激荡起伏的

一生。

### ●熊景明著《长辈的故事:滇池百年家族往事》

这部家族记忆史以云南熊氏、苏氏两大家族上百年间的命运沉浮为切口,透过数十位家族长辈在面对时代的巨型齿轮转动时各自迥异的处境、求索与抉择,展现云南自晚清至今的变革历程。

### ●天宸著《了不起的中国精酿》

作者走访了100多位中国酿酒师和从业者,探访了27座城市的37间酒馆,精选出72款本土精酿、40组

## 孙犁的文风

王剑

文学大家孙犁的创作生涯长达六十年。深为读者熟悉的代表性作品,有中篇小说《铁木前传》、长篇小说《风云初记》、短篇作品集《白洋淀纪事》等。前期文风,如荷花一样植根于水乡泥土,带着自然的清新纯朴,充满了诗情画意。

《铁木前传》写于1953年,完成于1956年,是孙犁投入精力最多的一部小说。作品主要通过铁、木两家两代人的命运,揭示了20世纪50年代初期北方农村的生活风貌和农业合作化运动给予农村社会的深刻影响。作品首发于1956年《人民文学》第12期,1959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插图本。

《风云初记》是孙犁描写抗日战争的一部长篇小说,作品以滹沱河沿岸两个村庄为背景,围绕着高、吴、田、蒋四姓五家的生活史,细致地勾勒了冀中平原各个社会阶层的生活状况和精神面貌,在《天津日报·文艺周刊》上连载。1963年3月,作家出版社予以出版发行。

《白洋淀纪事》的结集和成书,得益于康濯的热心帮助。当时孙犁一直在生病疗养中,好友康濯便承担起了选编任务。康濯是个细心的人,很珍惜孙犁的作品,平时就精心收集、保存他的部分作品,因此很快就选编成书。在与孙犁面议后,就取《荷花淀》《芦花荡》的副标题《白洋淀纪事》作为书名。此书由中国青年出版社于1958年4月发行。

《白洋淀纪事》收录了孙犁写于1939年至1950年间的54篇小说、散